



编者按

传家宝不一定价值贵重，它可以是一件普普通通的旧物，见证了家族的兴衰和家风的传承，承载着厚重的情感和珍贵的记忆。它不仅是一件旧物，更是一段历史、一个故事。
晚报文青“泰安故事·传家宝”栏目，邀您晒出家中传家宝，书写属于自己的家族故事。
投稿邮箱：tswbdx@126.com（标题标注“泰安故事·传家宝”）。
征稿要求：以传家宝为主题的散文；1000字以上、3000字以内；情感饱满、行文流畅，有泰安地域特点，突出故事性、时代感。

母亲的捶布石

□李广勇

时光打马，光阴暗换，我离开故乡已有30年之久。

我的故乡在东平县接山镇朝阳庄村，当年离开的时候，我从未想过它会成为让我魂牵梦萦却再也“回不去”的地方。

故乡的李家老宅，如今已是残垣断壁、荒草萋萋，一块方形的石头静静躺在庭院中。我的老奶奶、奶奶、母亲三辈人，都曾用它捶打一家人的衣物。或许在很多人眼里，这块捶布石与山间、田垄、街角的任何一块石头并无差别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它的分量却与价值千金的“传家宝”无异。



老宅院里的捶布石。 作者供图

它静静守望老家宅院

周末，我邀上在家休假的儿子，驱车驶进掩藏在大山深处的故乡老宅。

甫入院门，四下眺望，不由感叹时光易逝，岁月无情。人去房空的老宅，独自风雨沧桑，已是满目苍凉。望着眼前的老宅，我在脑海深寻，却再找不到儿时它高大伟岸的印记。院子里，母亲惯用的那块捶布石依旧完好，它静静躺在枯枝落叶中，守望着老家的宅院。

看到捶布石，如同重见过世的母亲，刹那间，千头万绪齐涌而至。我缓缓走近它，小心地拂去石面上堆积的尘叶，轻轻触摸上面的纹路，与之相伴的过往也重重袭来。指尖传来的触感，仿佛能带我穿越时光，重温母亲怀抱的温暖。不知不觉间，泪湿眼眶，思绪

的闸门顿开，如决堤之洪……

儿时记忆中，宅院的西北方有一棵一米多粗的大枣树，根深叶茂，遮天蔽日，这块捶布石，就安放于大枣树下。捶布石有小方桌大，四方齐整，石面光滑如磨，是被母亲视为“宝贝疙瘩”的重要生活用具。过去的被褥衣裤多为棉布材质，家里的棉布基本都是母亲亲手织的，织好后还要用面糊浆布。浆过的棉布硬挺，母亲会将其折平，放在捶布石上，用木制的棒槌反复捶打，使其舒张光滑，美观舒适。此外，日常洗衣晾晒，也离不开捶布石。听母亲说，这块捶布石是老奶奶辈上传下来的珍物，少说也有百年历史。那时我常想，李白诗中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”，写的应该就是捶布石吧！

它深深唤起童年过往

这块捶布石，还有个“老搭档”——一根枣木棒槌。那根棒槌一尺有余，一端稍粗便于捶布，另一端略细便于手握，击捶衣物时，会发出“梆梆”的声响。

我的童年，处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那时是“集体所有制”，物资匮乏，老百姓的衣食离不开布票、粮票。那会儿，我们家有十二口人，穿衣吃饭的艰难，想必经历过那个年月的人，都有感受。

庄稼人很少有布票，更没钱买布料，好在母亲纺得一手好棉线，织得一手好布。家用的床单、被面，都是母亲通过手工纺棉织就的粗布。我清楚记得，天还未晓，母亲便起床将棉絮搓卷成条；月落西山，母亲的纺车仍在嗡嗡作响。母亲一天到晚不知疲倦地为一家人的生计操劳，似乎从没有歇息的时刻。

为增加棉线的韧度和布料的色彩，母亲纺好线后，会用面粉浆洗，再行印染，随后用织布机把各种颜色的线织成图案各异的棉布。待棉布织好，捶布石便派上了用场。

母亲将折好的布料平铺在捶布石上，一手按住布料，一手举起棒槌，开始用力捶打。那“梆梆”的声音，从山间的院子上空散射向四面八方，奏出了一份专属平凡农家的淡泊宁静。

记得那年夏天，几场暴雨过

后，山村一片汪洋。山里的水坝、村边的坑洼、山坳的石塘都积满了水。雨过天晴，在阳光的映射下，流动的小溪开始熠熠发光。大山缺水，水贵如油，此时此刻便是天赐的洗衣良机。母亲让我帮忙，把积攒成堆的衣被拾掇出来，装进背篓，背去山坳石塘清洗。儿时的我特别喜欢玩水，立刻背起背篓，跑向村东的石塘。雨后清凉气爽，来到石塘边，母亲立刻挽袖洗衣，我则撸起裤角、光着脚丫，和小伙伴们在里面蹚来蹚去。

石塘边，一帮孩子在捉水虫、抓蜻蜓、撩水玩，追逐嬉戏；一帮母亲在理衣被、搓污渍、涮布匹，捶打浣洗。孩子的欢笑声，母亲的捶衣声，夹杂着鸟啼蛙鸣，把整个山谷吵得一片沸腾。待母亲们把衣被洗好，我和小伙伴们便争相把湿漉漉的衣被搭在肩上，前呼后拥奔回家中，安放在捶布石旁。母亲很快便颠着三寸金莲回了家，她蹲在石旁，举起棒槌，将洗净的衣被一件件捶打平整。

那时，捶布石并非家家都有，不少乡邻会拿着洗过的衣服来我家捶布。每当有左邻右舍的大婶嫂子来我家捶布时，母亲都会放下手里的活计，给人冲茶倒水，帮忙捶衣晾晒。那时的老宅从不寂寞，院子里的捶布声会响彻整个夏天。

它默默伴我砥砺前行

儿时的我，听惯了母亲“梆梆”的捶衣声，看多了母亲因捶布辛劳滴在石上的汗水，对母亲的敬仰之情日深，对捶布石的珍爱也愈发浓烈。闲暇之余，我喜欢拿些瓶瓶罐罐，放到捶布石上把玩，此外，它还充当了我的“课桌”，供我趴在上面看书写字。

每天放学后，我会把作业本铺在平整光滑的石面上，双腿跪地，奋笔疾书。有一次，因为贪玩，我回家晚了些，一进院子，便看见哥哥正聚精会神地趴在捶布石上写着作业。我愤愤站在哥哥身后，撅起小嘴嘟囔个不停。一旁劳作的母亲看到后，一把把我拉到屋里，拍着我的脑门轻轻说：“以后记住，任何东西都不是为你一人准备的，你贪玩懒散挡不住别人勤奋，只有靠自己努力争取才有所得。”母亲的话意味深长，我懵懵懂懂呆立良

久，似乎悟出了一些道理……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，母亲当日的话时常回荡在耳边，激励我奋发图强，砥砺前行。

往事如烟，轻柔婉约却也波澜跌宕。如今，男耕女织的时代已淹没于岁月烟尘，捶布石也被熨烫机取代，退出了历史舞台，但母亲用过的捶布石还安安稳稳躺在老家的宅院中，像一位慈祥可亲却装满故事的老人，独自守护着那个时代的雨露风霜。

老家的捶布石，母亲的捶布石，儿时的捶布石……它见证了旧时代农村主妇持家的辛劳，串起了母亲从年轻貌美到日暮垂垂的时光，唤醒了我对苦乐年华的追忆与怀念。

“梆梆”，儿子推开堂屋大门时，旧门板发出了几声沉闷的声响。我看了看儿子，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捶布石，准备给他讲讲过去的故事。